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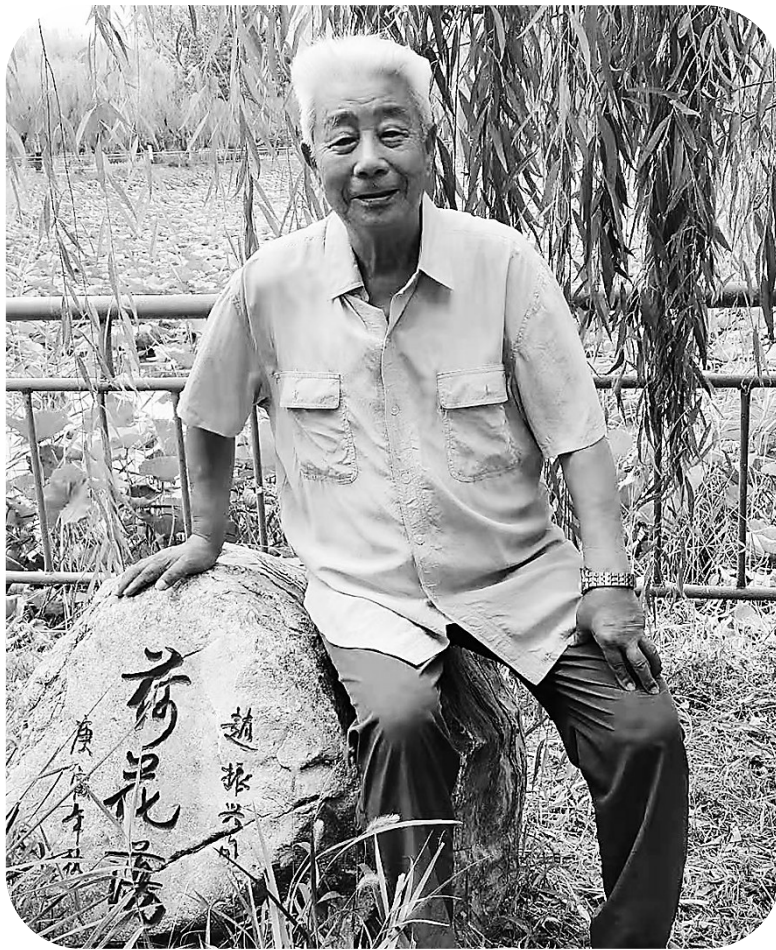
读书达人

八旬翁赵振兴

寄情于笔 书写一生

本报记者 齐斐斐

“三更灯火五更鸡”，是赵振兴老人最常说的一句话。用书中自有颜如玉形容老人不为过，头发斑白，但精神矍铄，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几十年来，老人与书相伴，寄情于笔，在文字的世界中徜徉。



父母是最好的启蒙老师

82岁的赵振兴是我市夕阳红读书会的“老人儿”，每次活动都会早早地到场，把精心准备的作品朗读阐释给大家听。

老人的读书习惯犹如穿衣吃饭，已经是生活的绝大部分。读书的启蒙源于父亲。老人说父亲上过4年小学，是当时村里的文化人。赵振兴5岁时，父亲就开始教他《百家姓》，边教边讲故事。老人记得小时候，一个“账房先生”不会写“胡”字，可偏偏来了个姓胡的人。于是，一边记账，一边念叨：越不会写胡你偏姓胡，没办法，就画个大壶套小壶吧。听了这个故事，赵振兴就赶紧学，看看胡字怎么写。父亲也时常讲故事，启发他学习读书。父亲讲有一对新婚夫妇对诗，新媳妇说：“我的炕四角四方，针线簸箕放在中央，我的针一来一往，绣了个苗凤花方。”说到这，父亲让赵振兴找“苗凤花方”在哪里。找到后又说出下联：“我的桌四角四方，笔墨砚放在中央。我的笔一来一往，写了个柏水窝章。”于是，他又找到了“柏水窝章”。

这样的方式很能激发兴趣，学完《三字经》，再学数学也不觉枯燥了。父亲又教他“九九歌”和“斤秤流法”。入了门，越学越快，赵振兴总想多学点，且能过目不忘。至今，“一退六二五，二一三五，三一八七五，四二五……”老人还背得滚瓜烂熟。

赵振兴说，母亲不识字，却有一本睁眼睛的“苦楚经”。母亲7岁那年，河北大旱，颗粒无收，家无存粮没过冬。赵振兴的姥姥姥爷带着舅舅、母亲，典卖了田产，下

了关东。一家人都不识字，托人买火车票，对方却用买到哈尔滨通票的钱，只买到了静海。结果一家人上车一会儿就被赶下火车。四口人只好迈着大大小小的脚，步行到关东。全部家当眼睁睁被骗走，这是母亲一直忘不了的痛。日军占领东三省后，母亲一家又抛弃新家回到老家。

母亲的痛在赵振兴心中种下了种子，他抱着报国兴家的决心读完大学，在天津、沧州执教37年。退休后，仍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教育后生。

作品满满正能量

读书促进了写作，写作带动了读书。赵振兴退休前，写了几十篇论文，国家级四篇，并被评为教授。退休后出版的五部著作都是满满的正能量，被誉为“满足老中青少阅读的小百科全书”。

在人们为看病贵、看病难而焦灼的日子里，老人十年磨一剑，出版了50万字的《黄帝内经 谈科学养生》，一谈养生，二传偏方，从中医养生的角度，解决贵和难的问题，荣获了沧州市科学进步奖。当看了媒体上报道的“北京三天有四个大学生坠楼”等报道时，老人感慨万千，夜不能寐，编写了二十四章励志故事，教育青少年发愤图强。

为实现“终身育人”的愿望，老人始终秉持“为用读书、为用写作”的宗旨。《乐园炫歌》《乐园秋韵》是被读者称为“小百科”的诗文童话集，篇篇充满正能量。书中20多篇“小言论”，在《沧州日报》专栏连载后，受到时任市领导点赞，并向各县大力推荐。事后，老人被市委宣传部聘请为“精神文明巡视员”。在进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老人出版了《童谣150首》，又参与了市教育局、市司法局组织编写的《防止校园欺凌》《青少年法律知识歌谣》等书，深入10多所小学，参与宣讲活动。

今年庆祝建党100周年，老人饱含激情地撰写了诗歌、小说、散文、故事数篇，多角度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多次参加红色故事会，讲述“红色特工建奇功”的故事。还参加了许多社区的庆祝建党百年活动。

三更灯火五更鸡

古人把勤奋读书称为“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现在有人说“八小时之外的工夫，决定你是否成功”，并称这是成功的铁律。可见一个人要想成功，必须在八小时之外下功夫，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

老人早起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

七岁那年，父亲遵照“不辞辛苦走道路，勤俭富”的家训，叫他早起捡粪。看着月光起床，比鸡起得早，气得同行老头直吹胡子：“哈，你又起在前头了，我又白跑一趟。”赵振兴围村转一大圈回来，吃饭有味，读书有劲。

工作后，在天津教学，定期下乡支农。赵振兴说，有一次班上有同学病了，凌晨4点要起来吃药。赵振兴就把他叫到自己身边，每天按时叫他吃药。从此，早起早读的习惯就养成了。几十年来，每天凌晨4点至7点是老人雷打不动的读书写作时间。

有人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时间吗？”老人说：“知道。是魔鬼时间。但使命在身，不管时间，灯鸡相伴，快乐安然。”五十年如一日，越战越勇。八十老翁，耳不聋，眼不花，走路快，吃饭香，能读书，写文章，八十有二不服老，日日添柴火焰高。

齐瑞芬：与书偕老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来到齐瑞芬的家里，随处可见的都是书，从历史到科学、从哲学到文学，随手翻一本，就可以安静地读上半天。

这些年，齐瑞芬的日子也是这样过的。她不替自己是读书人，爱读书却是真的，与书偕老是日子真实写照。

一个下午开启的“梦”

童年里久远的一点记忆和长大后再读时的一些画面重叠在一起，就像是儿时做过的梦。齐瑞芬说，小时候常因不懂而记不得内容了，没有忘记的是读书时的情景。读的第一本书便是莫言的《北国草》。那是个下午，齐瑞芬到大娘家玩，大娘家的哥哥收废品为生，家里除了堆满锅碗瓢盆破铜烂铁，还有就是旧书。

齐瑞芬说，当时大娘家人人都下地劳作去了，大哥也出去收破烂。她迷迷糊糊地从一大堆破烂里拿了本书就看，直看到屋里都黑了，就搬了凳子去屋外看。屋外也黑了，又搬回屋里点上灯看。直到大人收工回家，被大娘一句“这孩子还真是个书呆子”惊醒，被催着才回了家。

对书本的痴迷就是从那个下午开始的，因为看书娘找不到，因为看书去找娘，这都是齐瑞芬和书之间有趣的事。比如看《聊斋志异》，吓得她扔下书，大门都来不及锁，呜呜地跑到地里找妈妈。

文字里触碰的情感

起初读书，齐瑞芬不挑不拣，见字就看、见书就读。趴在枣树下，翘起两腿摇晃着读《十月》《收获》《意林》等。在成片的枣林里“看枣”时，读书是驱逐害怕、消遣孤独最有效的方式，是最轻松的时光。齐瑞芬回想起最有意思的，就是看哥哥姐姐们的英文课本了，她说应该叫作读图。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莫泊桑的《项链》等，是被选编在高中英语课本里的。《麦琪的礼物》里两幅插图美轮美奂。第一幅麦琪那一头美丽的大波浪长发，激荡着一个小女孩对美模糊而渴望的心。第二幅麦琪那一头可爱的毛茸茸的短发，仰望着一个帅气的男青年，抬起的小脸是那么的俊俏与忧伤。看着密密麻麻的英文字母，她不知所云，于是缠着哥哥姐姐们给讲上一讲。

那个时候，哥哥姐姐们怕“爱情”这个东西过早地“荼毒”妹妹幼小的心灵。但是，女孩终究要长大的。那是众多日子里同样平凡的一天，她跟在妈妈屁股后面去

邻居家串门，桌子上卷烟盒旁有本打开着的摘抄，长长短短错落有致的一页文字吸引了她。那是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展现在她面前：佛于是把我化作一棵树，长在你必经的路旁。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那情窦未开懵懵懂懂的文字，像突然射进心里的一缕阳光，齐瑞芬体会到一种明朗、清晰、坚定的感觉，然后开始知道，还有种叫作诗歌的东西，能够如此地触动人的心灵。

阅读是全家的阳光雨露

就这样一路长大，一路看书，父母总是忙碌工作，姐姐总是忙碌求学。在他们衣食住行的疼爱里，她像花草一样不吵不闹，自由茁壮地生长。在这些安然美好的日子里，书，就是她的阳光雨露，阅读，让她抽穗拔节。

婚后，柴米油盐酱醋茶占据了生活的大部，读书渐渐少了。女儿的降生，虽然挤占了齐瑞芬工作外的全部时间，但书已经和她长在一起，女儿自然也无法拒绝这一部分。并无优裕经验的齐瑞芬开始背唐诗宋词给女儿听。她背得开心，孩子不哭不闹，闪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妈妈。女儿慢慢长大，各类图书充满了女儿的童年。6年后，儿子出生。工作、带孩子，她开始无暇顾及六岁的女儿。她就把女儿交给书。于是到周六日就带着女儿走遍了市区大大小小的书店，成套成套的书开始往家搬，书橱也添了一个又一个。

女儿爱上阅读无法自拔，大学里选择了历史学。同时，儿子也在长大，他大大的眼睛看向哪里都是书，蹒跚的脚步走到哪里都是书。这种环境里长大，儿子小学就当起了《沧州晚报》小记者，发表了几篇文章，成为全家读书最少但发文最早的小能人。

面对碎片化阅读，对于“小屁孩读书”，齐瑞芬有自己的见解。她建议，孩子们要读纸质书，大部头更好。要早读书，越早接触越好。还要多读书，读杂书无害，阅读乐趣才是培养阅读兴趣、阅读习惯的前提。

读书是开卷有益，按图书馆分类法22个基本大类都能读。漫画不是不能看，童话不是不能读。如果孩子看植物大战僵尸、阿衰，读郑渊洁、杨红樱，爱不释手废寝忘食，就大可不必非要训斥他们去读《三国演义》《唐·吉珂德》。不用着急，读着读着，终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书本是可以相通的，趣味会在慢慢的理解中变得更回味无穷。

范凤驰再出力作

百万文字汇就《汇水河》

红红

这是发生在华北平原东南部一个县城的故事。

这里有工人罢工、农民抢粮，有乡贤济事、勇士抗倭，还有风俗潜移、政权更替……在六七十年代的跨度里，这个小城以汇水河为中心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富有传奇色彩的社会变革大剧。

近日，泊头市文化局局长范凤驰又完成一部巨著——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汇水河》。这部长篇初稿一出，即广受好评。

范凤驰是沧州文化名人，多年来一直笔耕不辍，编撰出版过《大运河文学丛书》《泊头文史丛稿》《回津集》《探珠集》等近40套、上千万字的文化文学类著述，为泊头挖掘整理保存了大量灿烂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而创作这篇长篇小说的起因，缘于20多年前他读到陈忠实的一句话：“我要写一部死后可以当枕头的书”；10多年前，他又读到一句话：“没有写出长篇小说的人，不能称为作家。”

这两句话对热爱文字创作的他影响非常大，于是，他决定也写一部长篇小说，用自己长期积累的素材和骨子拼劲及韧劲。

写什么？思来想去，他决定写家乡。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家乡的风土人情，家乡的社会变革。

范凤驰的家乡在泊头市交河。那里有古老的文明，有独特的风俗；有曲折纵横的河流，有笔直宽阔的官

道；有繁茂兴盛的集镇，也有曾经落后的乡村；有梵音袅袅的庙宇，有书声琅琅的校园；有热血气张的烈士，有贪生怕死的懦夫；有勤劳善良的老妪，也有聪明伶俐的孩子；有了明事事的智者，也有不谙人情的愚人……

这里还有一个名扬津南的直隶第九师范学校，是20世纪上半叶津南革命的策源地。因此20世纪的华北平原，尤其是交河西部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社会革命、政权更替、乡贤济事、风俗潜移等，都离不开九师。

范凤驰生在这，长在这，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热爱这里的一江一河。

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是这片土地上成长的孩子，我的生命属于这片土地。只有把这人其事写出来，才对得起我养我的热土，才对得起父老乡亲，也才对得起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一定要让更多的后人，知道这里的人民是怎样的果敢坚毅、大智大勇。”

于是，在构思了整体框架后，他于2015年下半年开始动笔。因为当时手里还有几套书正在编撰，日常事务非常多，时间总是被排得满满的。他只能靠早起和晚睡挤时间创作。

当写到6万字的时候，他忽然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他力图从人情人性的角度写社会、写世事、写风云、写变迁，将波澜壮阔的政治风云、丰厚浓郁的地域风情、绚丽多姿的民俗文化、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朴实亲切的乡土语



言、委婉凄美的乡情乡愁，畅快淋漓地都体现出来。

因为感觉驾驭不了这么重大的题材，他中途搁笔。2016年，一年未写。

不写，可又不甘心。作品里的那些人和事天天在脑子里转悠。于是2017年的3月到6月间，他又鼓起勇气写了10万字，随即打印出来。拿给身边几位文化底蕴深厚的朋友看。不想朋友们看了都大为赞赏，鼓励他一定写下去。

2017年11月到2018年3月，写了36万字；4月到8月，再修改再打磨。

2018年11月到2019年3月，写了56万字，5月到10月，接着修改打磨。至此，100多万字的书稿全部完成，分上中下三卷。

小说以汇水河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横断面为背景，大跨度全息演

示冀东南平原上几代人的生死轮回、繁衍生息。小说采集了大量丰富的、详实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间传说、百姓礼俗、历史事件。从清末到高级社，各个相关的历史事件，错综复杂，千头万绪，但脉络清晰、无一遗漏。全书共200多个人物，其中重点人物30多个，均个性鲜明、形象突出。

业内人士评价，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作品以恢弘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表现了人们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作者对各色人等人性的刻画、演变、迷惘、冲突、挣扎，各个群体对各自信仰的坚韧、坚持、坚守以及顺应大势、适时而动的大小智慧，都写得精当仔细、严肃深刻，使得作品既有温度，又有厚度，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冀东南平原上的小百科全书和小天工开物的角色，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沧州人的书



《有话好好说》

作者：王玉华

该书共15万字，针对教师用语从“授课篇”“管理篇”“生活篇”“活动篇”四部分撰写。有一定可读性和实用性。尤其是王老师134条寄语，富有哲理，给人启迪。作者王玉华是河北省人民政府命名的专家，享受延时退休待遇，勤奋钻研，笔耕不辍。如今已出版36部教学专著，对年轻老师专业化成长有一定引领作用。

《庸民轶事》

作者：黑林蛟

这是一篇描绘父母亲一生的传记文学。父亲是极其平凡的人，但他有着民主的作风、敏捷的思维、前卫的思想。他14岁辍学当学徒，住药铺学郎中，佛堂中学绘画，道观中学乐器，旧货生意中学各种技能，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他的刻苦努力和天资聪慧。但是，他毕竟是一介草民，他从半生坎坷中切切实实地感悟到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念念不忘加入共产党。

